

WANG JIA LIANG
XUE SHU WEN JI

7

王嘉良学术文集

萧乾传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

WANG JIA LIANG
XUE SHU WEN JI

7

王 嘉 良 学 术 文 集

萧 乾 传 论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嘉良学术文集. 第7卷, 萧乾传论/王嘉良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21-4250-7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嘉良-文集 ②萧乾(1910-1999)

-传记 IV. ①I217.2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6824号

王嘉良学术文集 第7卷

萧乾传论

王嘉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金华市三彩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36000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5321-4250-7/I·3284

定价: 386.00(元)(共12卷)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79-82676863

目 录

萧乾评传

第一章 艰难时世(1910-1931)

- 1.“矮檐”下的童年 2
- 2.困苦的学习生活 9
- 3.走自己的路 15
- 4.迷上了文学 23

第二章 创作起步(1931-1935)

- 5.在摸索中前进 30
- 6.脱颖而出的独特“京派”作家 39
- 7.反教小说的独异价值 58
- 8.早期创作的基本色调 75

第三章 报人生涯(1935-1939)

- 9.以《大公报·文艺》为阵地 86
- 10.找到了艺术的结合点 104
- 11.前期散文和特写 118
- 12.长篇小说《梦之谷》 131

第四章 海外行踪(1939-1946)

- 13.赴欧途中 142

14.披上了黑色的道袍	149
15.西欧战场上的中国记者	158
16.旅欧通讯和美国散记	166
17.法西斯末日记——《南德的暮秋》	179
第五章 归国三年(1946-1949)	
18.重理旧业	187
19.“书生论政”	194
20.从迷茫到惊醒	204
第六章 新的旅程(1949年至今)	
21.热情拥抱新中国	211
22.特写创作的新收获	220
23.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229
24.冬眠的种子冲土而出	240
第七章 萧乾年谱简编	252
后记	295

附录

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299
京师访萧乾	322

专论

萧乾小说的文化取向与审美选择	337
略说“京派”与“京派作家”萧乾	349
萧乾的前期散文和特写	360
游子的心浮在祖国——评萧乾《海外行踪》	373
萧乾研究述评	378

萧乾评传*

*《萧乾评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第一章 艰难时世

(1910-1931)

早年的事，犹如一碗酸辣苦甜咸的菜汤，有一种难以代替的风味。有时它像是远方吹来的一支儿歌，温存而又委婉，恰似春日垂杨柳梢在脸上拂过；有时又像是一场噩梦，仿佛看到自己孑然一身踏过一道独木桥，四面虎狼都在睁大了眼睛，张开血口，等待吞噬。

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①

1. “矮檐”下的童年

北京，古老的东方名城。它曾是元、明、清三朝帝王的都城，向来以豪华的殿堂、雄奇的建筑闻名于世。然而，一壁是富丽堂皇，一壁是穷街陋巷；一壁是达官贵人“王爷”“贝子”，一壁是一贫如洗饔飧不继的穷户贫民，正构成旧中国都市畸形的鲜明特点。在北京高大宫墙的背后，就拥挤着数以千计、犬牙交错的低矮胡同，居住着成千累万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赤贫人家。现代作家、翻译家、

^① 收《一本褪色的相册》，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

著名记者萧乾就出生在北京市东北城东直门附近的一个角落——羊管胡同。

羊管胡同一如北京贫民区的所有浅街陋巷，是地道的“下等人”的处所，一个破破烂烂的角落。窄小的胡同，拥挤不堪的房舍，“晴天是香炉，雨天是锅粥”，沉闷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巷内居住的是一色的赤贫户，所有的是“罗锅子”老人、饥饿的贫妇、蓬头赤足的孩子……萧乾在早年的散文中曾这样描述过他所熟稔的这条窄巷：

……幼年住过的一条窄巷，窄得连星光也无法照临。两边墙壁传出粗大的鼾声，杂着婴儿尖细的哭声。远地有夜行人打着呼哨，边走还边唱着流水板。一阵咳嗽声有如砍伐枯木（树心已为野禽啄光！）的回响，空洞而响得怕人。^①

他家的住房，在整条巷内尚属中等，只漏不塌。只要下雨，家里和面的瓦盆，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就全得请出来。先是滴滴嗒嗒地漏，下大了就哗哗地往下流。比他家更倒楣的还有的是，每回下雨，都得塌几间、死几口子。因此，他虽说出生在这座名声赫赫的都城，但窳败不堪的处所，自幼与“下人”为伍，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体面”。

萧乾的诞辰是1910年1月27日。从世俗的眼光看，这个“生辰八字”也许并不算坏。因为照旧历推算起来，他的生辰是己酉年腊月，属新年旧岁之交。而从旧历说，还算是宣统元年，同大清帝国的末代皇帝登上宝座是同一个年头。正是在满城的庆典喧腾不已，锣鼓、鞭炮声犹在耳之际，他呱呱坠地来到人间。但萧乾却并不喜欢自己的生辰，反而认为这是个“倒运”的日子。这年头，清王

① 萧乾：《由午夜到黎明》，收《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朝愈益腐败,洋鬼子的气势更加咄咄逼人,把国家推到了苦难的顶端;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仅1910年这一年,就剧增到二百多次,清王朝陷入摇摇欲坠的危局。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府,把他和成千上万的居民推入无以为生的贫民窟里,他的诞辰与宣统登基同年有什么可以值得荣耀的?更何况,这个宣统以后还当上了“满洲国”的皇帝,做起侵略者的傀儡,他始终感到出生在这年月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他在过去填写出生年月时,总要把自己的生年往后推一年,改写成1911年,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那一年。这个说法一直相沿很久,写在他的干部登记表上,记载在文学家辞典里,印在他写的书的作者介绍栏里,甚至还流传到海外,直到近年来道破了奥秘,才把这一点改过来。

在那个社会里,萧乾生来就有“矮人一头”的感觉。他原名萧秉乾,由于个子生得矮小,人们取谐音,把他唤作“小饼干”。1979年他出访美国,碰到了中学时代的老友,相见之下,对方已记不得他的大名了,只叫得出他的雅号“小饼干”。然而,这不过是友朋之间的玩笑取乐;使萧乾真正蒙受耻辱的,并不在生就一副尺寸庸常的骨架,却主要来自贫穷,来自习俗以至民族带来的压抑。正如他自己所慨叹的:“不但我的骨架不曾伸长些,生活在人间这么一堆日子,在心灵上,我脆弱幼稚得也依然是个矮子。”^①

他是个“遗腹子”,生来不识阿爸的面目。父亲萧秀林原是个“看门人”,是管开关东直门这座城门的,在封建社会属于“吏卒”一类,是不折不扣等而下之的人物。他淡泊、愁苦一生,忧郁而始,忧郁而终。见过他的人都说,从来没见过他脸上带过笑容,永远紧绷着一张严峻、阴沉的脸。他原打算终生不娶,到四十岁上,才经人撮合,娶了个误了婚期的柔弱女子。但夫妻恩爱并没有多久,当头一个儿子夭折,妻子怀下第二个孩子后,他就带着一腔愤恨,匆匆

① 萧乾:《忧郁者的自由》,《果子》集“代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版。

离开了人世,竟不知自己的骨肉是男是女,是死是活。“遗腹子”萧乾一来到人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凄凉的人世。失去父亲的孩子,就难免不受人奚落。姑姑骂他是“暮生的孩子”,婶婶的诅咒尤其令人刻骨铭心:“没有大人的孩子,坟头插烟卷儿,缺德带冒烟儿,官街官道,狼虎挡道。”“遗腹子”按说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由于传统的习俗,竟使他横遭如此欺凌。萧乾说:“如果遗传学不是一个时髦的谎骗”,那么他其后忧郁性格的成分,是“通身承袭了他(按:指父亲)的素质”的^①。这当然不乏愤激之词。“遗腹子”的萧乾,很难说父亲对他有什么影响,但父亲地位的低下和过早地逝去却无疑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抑。

另一个使萧乾感到自卑的,是他的民族出身。他是蒙族人,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这当然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他祖上进关已过去了好几代,他自己身上也没有任何蒙族人的意识和特征。1956年他去内蒙采访,在锡林郭勒盟吃了一餐蒙式早点,有半年光景连奶味都怕闻。他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又是汉族人,也没有从父母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儿蒙族传统习惯的熏陶,甚至连一句蒙古话也不会说。但既然是蒙族的后裔,蒙族的身份毕竟还是在他家里留下了痕迹。小时候总记得堂兄家供着一座祖先的牌位,平常用黄布遮起,在一块木板上画着一幅肖像,那完全是牧民的样子。还有一本家谱之类的书,上面写的统统都是蒙文。特别是年终祭祀时,上供用的是放了牛油的小米粥,那更是十足的蒙古风俗。按常理讲,出身蒙族,也没有什么倒楣的,但在旧社会这却已足以成为人们自卑的理由了。那时少数民族称谓的汉字还加“犬”字旁,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旧称是“绥远”和“归化”;在学校里,他经常看到汉族同学追打着回族和蒙族的孩子,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甚至带点南方口音的同学也被叫作“豆腐片儿”或

^① 萧乾:《忧郁者的自由》,《栗子》集“代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版。

“蛮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总是感到“矮人一头”，还常常把自己的蒙族身份也隐瞒起来。

自然，使萧乾真正遭到屈辱的还不止于此。如果说习俗的和民族的压抑还不过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那么，贫穷带来的耻辱和早年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才是最实际、最无法抹去的压力。

父亲撒手西去以后，什么也没有给他留下，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苦命的寡母，寡母的一双空手。像中国大多数善良、坚毅、执著的母亲一样，萧乾的母亲饱受生活的辛酸，却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她出身寒门，只能嫁给一个贫穷而又决心独身的男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幸，而况男人早逝，又这样的委屈了她的一生！但她尽管历经磨难，对生活却始终没有失去信心，那种顽强地与厄运搏斗的精神，给萧乾的影响极深。他完全是在依傍母亲中长大的，她给予他的则是与父亲迥然不同的另一种进取型的性格：

……谢谢那只大手，它为我安排下那么一位善于遣愁的母亲；纵使在我们快断了粮的日子，她也还能把我拢在怀里，低吟着《槐树黄》一类歌谣。由她，我又承袭了一片阳光，一泓暖流，对生命的一股热情。她教我愉快、乐观，好意地估量别人，对万物普遍地发生情趣。^①

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要把他拉扯大，要使他出息。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柔弱女子又有多大的力量。她只能靠从外面揽来针线活计，有时给人家拆洗缝补以维持生计。她手不离针线，没日没夜地做，炕上总是大堆大堆裁好的布料和棉花，但还是糊不了口。有一回真的揭不开锅了，她只好抛头露面，去给一家大户人家当佣工。从此，她又受尽了白眼和叱骂。在那嫌贫爱富的世道里，穷就“矮人一头”，有时还不止一头。由于萧乾母亲的奴

^① 萧乾：《忧郁者的自由》。

求地位,使他不仅受着物质匮乏的磨难,还受到精神上的凌辱。母亲干活的地方离家并不远,但是一个月才准回来一趟,孩子想娘,要见上一面,就得跑到“宅门”外边去守候。碰上好心的人,兴许给往里头捎个话儿,母亲抓机会溜出来,提心吊胆地亲他一下,塞给他几吊钱,就又消失在朱门里。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像一个叫化子一样,被斥退、赶走。这种人世间不公正的命运,给一个幼小孩子留下的心灵上的创伤,该有多么深重!

在自己的“家”里,萧乾所受到的是寄人篱下的待遇。当时他和堂兄们聚族而居,维持着所谓大家庭的局面。全家共有三房。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同样反映在这个家庭中。孤儿寡母是最好欺侮的,虽然他母亲累断筋骨拼命干活,母子二人仍然被看成是这个家庭的“寄食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别的房里过冬有火炉,唯独他家没有,冬天房里冷得像个冰窖,脸盆里是冰,水瓮里是冰,连眼眶上的泪水仿佛也凝成了冰花。他家屋里的钟,摆着的盆景,原是母亲的陪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移到了婶婶的房里。母亲是个老实人,于是就成了全家的出气包、受气筒。小萧乾不懂事,大小总惹点乱子,更成了家人随意打骂的对象。母亲外出当佣工,萧乾待在家里,那就完全形同居住在“篱下”了。母亲把他托付给他大二十来岁的三堂兄时民“照顾”。三堂兄由于经常赋闲,到处碰壁,脾气变得十分暴躁,“管教”起来也就更不容情,动辄罚跪,或者是按在炕上用棍子抽打。有一回竟当着他母亲的面,拿把菜刀在他头上直晃,吓得母亲变了脸色。萧乾的自传体小说《矮檐》记录了他的童年时代的这一段生活,小说中母亲教育孩子的一段话:“《名贤集》里有一句是:‘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你懂不?’”正是萧乾含着辛酸和泪水写成的。

童年的印象对于一个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①。萧乾在“矮

① 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2 页。

檐”下长大,从小受尽生活的磨难和屈辱,使他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早熟,也为他日后倔强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回忆童年时代的生活时,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在这样一个恐怖的环境中,我生长下来了。当我才接触到世界时,我便学习憎恨世界,厌恶同类。我对于谁都存着戒心,在善良上,为一切人打着折扣。那时候,我有一个私藏的小册子,可惜在一个除夕,我把它焚了。在那册子上,我还署了一个‘萧恨吾’的名字,它充分地代表了那时节我厌恶一切的强烈。”^①这段话可说是形象地概括了早年生活环境在他性格形成中投下的浓重影响。后来,他不顾一切向命运挑战,同恶势力抗争,虽然“遭到过沉重的打击,如晴天霹雳”,但“还命长,居然活着看到乾坤的扭转”^②,不能不说曾得益于早年艰苦环境的磨练。从作家一面说,童年的印象对他后来创作基调、风格的形成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他的小说创作大都反映“底层”社会生活,受歧视的孩子、弃妇、洋车夫、老家人是他主要描写的对象,这正是他童年生活投下的影象。正如他在谈自己创作“出发点”所说的:“我想做的是把我早年的经历和见闻所留下的印象,用有形的文字记录下来,让读者走进我那个窄陋的小世界来分享我的喜悦与悲哀。”^③这样,以丰厚的生活为基础,无疑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现实主义成分,具有较为深广的社会意义。

是的,生活是最严峻的教科书,尤其是最初映入人生的一幕,给人留下的印象的确是永远难以忘怀的。生活所给予萧乾的待遇是极不公正的,它没有为他安排下一个铺满鲜花的童年,反而使他历受劫难。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幸;但是,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在生活的“底层”磨砺而成的。耻辱和辛酸,也是一份财富,它能够教会人们去认识社会,洞察人生;它能够激励人

① 萧乾:《忧郁者的自由》。

② 萧乾:《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载《当代》1982年第6期。

③ 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

们去同苦难搏斗、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萧乾痛苦的生活遭遇,或许反而是一种幸运。

2. 困苦的求学生活

六岁上,萧乾进入离家不远的设在新太仓一座破庙里的私塾读书,从此开始了一个贫家子弟艰难而又曲折的苦读生涯,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苦难的人生道路上的跋涉。

按照萧乾的家境,他本是没有资格跨入神圣的学府殿堂的。同萧乾一样在北京贫民区长大的老舍曾这样描述过当时贫民孩子所走过的道路:长到七八岁,就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挣几个钱贴补家用;再长大些,就该去当学徒了,读书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缘份的。^①萧乾的生活状况与那些贫家子弟无异,但他的母亲却不忍心让这个没爹的孩子不谙世事就去谋生,更希望他能学上一点本领,长大了有出息些,因此情愿苦打苦熬、受气受累,也要挣一点钱来使他能够读上书。当然,由于贫穷——以他母亲帮佣所得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尚感困难,何况还要对付一个人读书——就决定了他的读书命运是多灾多难的。

新太仓的私塾并不是一所像样的学堂,它不过占据了破庙偏殿的一角,在一间黑黝黝的屋子里,由一位冬烘先生教着四五十个孩子。读的课本照例是《四书》、《五经》,孩子不解经义,只是解闷似的,从早到晚扯了喉咙“唱”着经文,音量可以盖过隔壁殿上和尚的诵经声。这样的“读书”方式,纯粹只是误人子弟。然而这个私塾要钱的规矩却出奇得很,除规定要交的“束脩”以外,逢年过节、贺喜祝寿,还得送各种礼。冬烘经常变着花样,给穷学生出一道道难题。每到一定时候,便可以看到课堂的板壁上贴着这样

① 老舍:《生活和创作自述六篇》,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的红宣纸的条子：

今日老师寿辰，诸生送礼，多少各本良心。交礼后，每名赏炸酱面一碗。

连“束脩”也交不起的萧乾，厚礼自然无法奉送。于是，先生就把怨气出在他的板子上了：背不出书要打，迟到几分钟要打，稍有“越轨”举动更是重重地打。到后来，打板子不过瘾了，索性就用烟袋锅子敲他的脑袋。六七岁的小孩子难以忍受这种折磨，这个私塾不上半年就读不下去了。后来，母亲又托人情，把他送进了九道湾一家私立的“新式”学堂，与冰心的小弟为桦同在一个班上。当时已是“五四”前夕，新学就像一股清风，吹进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但新风吹进这家学堂的，只是表面上的“新式”：不再念“子曰诗云”，而是改念“马牛羊，鸡犬豕”了；课本也是新式装帧，还可以嗅出印刷的油墨气味；可是骨子里仍不改其旧：照旧是上一段死背一段，照旧扯了喉咙“唱”。尤其是要钱的花样也越来越新，“束脩”改叫了“学费”，而且比私塾更为昂贵，送礼的名堂也更多，一下子师母生日，一下子师姑出嫁，凭他母亲有限的一点工钱，自是无法应付。而这个学校的老师比冬烘要年轻，打起板子来也就更狠，有一次把挺厚的一根板子打断了，马上又从抽屉里抄出一根。

学校进了两个，板子挨了无数，萧乾和他的母亲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就都因为一个“穷”字。穷，使他在家庭里受尽凌辱；穷，也使得他在学校里无法安身。这一段辛酸经历使萧乾从另一方面认识了炎凉世态，后来他把这也写进了自传体小说《矮檐》，小说中孩子因交不起学费重重受责，母子二人在家里相对垂泪的情景，读来是十分令人动情的。

眼见得在那个“新式”学校也无法读下去了，萧乾将要遭到的失学的命运。“就在这时，四堂兄有一天来说，安定门三条有个

叫崇实的洋学堂,那里正在招生。穷学生可以半天读书,半天学点手艺;不但免交学杂费,出了师还可以挣上块儿八毛的。”^①这消息对处在困境中的萧乾来说,不啻是一个无上的“福音”。母亲自然大喜过望,把他稍稍打点一下,就由四堂兄景班领着进了那家洋学堂。这一年萧乾还只有八岁。崇实是一所中学,虽然这以前他只读过两年小学,到这里也就糊里糊涂地插入了初中一年级。

半工半读不失为一种好的读书方式,对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而言就更是如此。然而,萧乾进入这家洋学堂,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运。在这里,他名义上是工读生,实际上却只是给洋人当苦力。他在学校为工读生开设的几个工厂劳动过;进地毯房当过学徒,到羊奶厂干过杂活,也放牧过羊群,还背负着十六个奶瓶从北新桥走到外国人聚居的哈德门(今崇文门)给订户送过羊奶,承担了一个少年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而洋大人对中国童工血汗的榨取是无穷无尽的,他付出了繁重的代价,受够了凌辱和剥削,却只能“讨赏”似地领取些微酬金。这另一种屈辱又使他从小领略了所谓西方文明的本质。由于劳动繁重,读书时间就非常有限了。经常是一黑早就起床去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只在下半天才上课。主课全在上午,下午不是修身、手工,就是唱歌、体操。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能学到多少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使萧乾感到厌烦的是,崇实是一所教会学校,他还必须被强制接受宗教的灌输。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本精装的《新约全书》,早晨在学校做礼拜,星期天则排队到礼拜堂去,像“子曰学而”一样,背《约翰福音》,背《哥林多前书》。这种“填鸭式”的灌输,不仅无学问可求,对萧乾来说简直还是一场灾难。

说起来,萧乾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也算得是按部就班;上了两年小学就升初中,然后又上高中。但实际上他受的教育却十分

^① 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

畸形,这不独表现在真正的读书时间甚少,而且所学的内容也很芜杂,有用的东西并不多。所谓“国学”,几乎连边也没有沾上,对“新学”也一样是茫然无知。崇实是外国人开办的学校,比较注重英文,在课堂上、工场里都注意用英语会话;如果说这一段学习有什么收获的话,较早地接受了外语训练,这倒为他以后搞文学和翻译打下了基础。萧乾在闯入社会以后,还时常“感谢我小时那个英文教员”^①。因为由此使他在洋人的洋腔面前免遭了许多冤枉之苦。有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情节:一次他坐轮船去外地,由于穿得落拓不羁,几个洋人用英语交谈断定他是小偷,他立即用英语给予了驳斥,弄得洋人颇为尴尬。为此,他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气说:“他没料到我是方由一个洋学堂出来的人。”^②看来,这所洋学堂倒也给他带来过一些好处。但是,从求学的角度说,他的真正的知识来源却在另外的课堂上。

尽管他在学校读书很不正常,但对于书本却一向是迷恋的。他并不喜欢学校里教的弄不懂什么意思的《大学》、《中庸》之类,却醉心于《东周列国志》、《济公传》、《小五义》等演义书;很早,他就从母亲和一位有着一颗“至为仁慈的心”的堂姐^③那里,听到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历史故事,这是他最早接受的启蒙教育。他的兴趣不自觉地同文学艺术接近了。在学生时期,喜读文学书籍就成了他的一个嗜好,只要能抓着书就读,虽称不上“萤窗雪案”,毕竟也算得勤奋好学。另一方面,他还把许多时光花在庙会里了。庙会里不但有各种吃的、用的、玩的东西出售,而且也是艺人们聚集的场所,中国民间艺术的传播中心。那真是个五花八门、美不胜收的地方,一走进庙会就像是进入了童话世界,说评书的,唱鼓词

① 萧乾:《过路人》,收《小树叶》。

② 萧乾:《过路人》,收《小树叶》。

③ 据萧乾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中说,在他的家族中,这位堂姐是唯一能疼他、爱他的一个。他能长大成人,她的帮助甚多。他称她“是我半个母亲”。